



# 街头年味浓

□ 唐正飞



春节临近,安康城区金州路、文昌路、巴山东路、兴安中路等街头充盈着浓浓的年味。

信步街头,“挂上了红灯笼,贴上了新春联”“恭喜恭喜恭喜你啊”等音乐钻入耳朵,这是街头听觉的年味;挂灯笼、买年画、贴春联是安康的传统习俗,街边鲜艳炫丽的春联、年画、灯笼,寓意着来年的日子红红火火,这是街头视觉的年味;琳琅满目的糖果、酸爽的酸坛子泡菜、可口的皮豇豆等美味总有一款能勾起你的馋虫。这是街头味觉的年味;讲究新年新面貌的安康人,精心地挑选着新衣新帽新鞋袜,手指接触着令人迷恋的“新”感觉,这是街头触觉的年味;五香味的瓜子、焦糖味的爆米花、麻辣味的卤菜,钻入每一个过

往行人鼻孔,这是街头嗅觉的年味。

随着外出打拼的游子归来,村镇人员入城置办年货,原本安静的街头巷尾就热闹起来了。街边、广场上临时摊位上一副副挂起的春联,形成了一面面喜庆祥和的春联墙,市民精心挑选着自己中意的春联,“这一副贴在老家的大门上,这副贴在新房的门上。”“有没有长一点,颜色好看一点的。”象征着红红红火的灯笼或挂在摊位的撑杆上,或立于摊位前,有传统布艺灯笼,也有新潮的电动走马灯。除了春联、灯笼,红红的工艺辣椒也装点着安康的红红火火。

# 水库情怀

□ 李永明

家乡的门前有座水库,这里四面缓坡,中间是一条狭长的小峡谷,峡谷周围是一院陇旱地。如果春天走进这里,大自然和农作物呈现出似诗如画般美丽,叫不出名的蝴蝶在红的、紫的、蓝的、白的花丛中翩翩起舞。农人们辛勤松土除草,或下地割韭菜、拔莴笋、起白菜,用从水库流下的水清洗得干干净净,捆绑得整整齐齐,鲜嫩透亮,便成为集市上的抢手货。

田野里的小麦长得郁郁葱葱,清风过后齐刷刷的麦穗绿浪翻滚着。一群群的鸟儿在树上啼鸣不断,几棵遮天蔽日的大槐树下围着一群乘凉打牌的人,有时争吵的面红耳赤,有时还划拳喝啤酒,女人们在水库下游洗衣服,不时传

来清脆的捣衣声。几头水牛躺在水沟里,悠闲自得地享受着水的清凉,这些美好的生活画面都是水库的点缀。

家乡虽地处月河川道,但离河道远,占个虚名而已,吃水用水都很困难。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,有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提议写议案,随着治理河道的呼声越来越高,家乡人迎来了河道治理的机遇。水利施工人员和机械师吃、住在村里,每天机械轰鸣,战高温斗酷暑超赶工期,家乡人热情厚道,像对待远方的贵宾一般,安排住的是干净宽敞,吃的是正宗家乡菜肴……创造条件留住这些惠及民生的人。

村子里的李大爷虽年事已高,但身体硬朗,德高望重,口碑很好,深受左邻

右舍的尊敬。河道治理工程告竣后,新修的河堤似长龙卧波般盘踞在一河两岸,彻底解决沿岸人民的水患。水利工作人员临走时,李大爷把舍不得吃的乌鸡,封坛多年的柿子酒拿出来,做了一桌好菜,请水利管事的人来家里做客,李大爷热情地用大杯喝酒把在场的人都喝醉了,走时李大爷说我们能帮上的忙尽管开口,后来为了解决村民们的吃水用水问题,李大爷领着村干部向水利部门汇报,争取到了水利扶持资金50万元,在村里修建一座蓄水60万立方的水库。

“公益事业聚人心”村民们说干就干,机械、人工一起上,建设工地干得热火朝天,短短三个月时间,水库便建成了。通水那天村子里像过大事一样热闹,

爆竹声声、彩旗招展、锣鼓喧天,从此水库伴随着村民渡过年复一年。干旱时人蓄饮水有了保障,庄稼连年获丰收。没水源的地方减产绝收,村子里有经济头脑的人修建大棚蔬菜,把水库里的水引入大棚里,浇地方便快捷,还有的养鱼种植莲菜,省工划算效益倍增。四邻八乡的人都羡慕家乡的水库,有了水的保障,村子里的小伙长得英俊,姑娘们出落得水灵,水丰水美民风淳朴,一库水丰盈了村民的生活,水多惬意呀!



# 老照片

## 回味过去的年味

□ 吴定国

改革开放后,每到春节,安康城乡居民出现买年画、挂历的风俗。那个时候,安康地区的新华书店承担着大量的年画、挂历调运、销售。春联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的印刷制品,基本上都是以当地文化人现场挥毫为主。

1991年农历腊月二十三至二十五,由西安秦岭书社安康分社、香溪书社、安康市第一文化馆(现在的汉滨区群艺馆)、工人文化宫、原安康地区书协、安康地区老年人书协联合举办的“春联义写”活动在安康市第一文化馆大门外举行。

当时,在安康德高望重的刘阳光、黄克礼、万安禄、韩正楷(都已故)、马福全、赵书鼎、刘友弟、张枫、赵承钰等本土书法名家参与活动。

图一是汇聚的安康书法名家正在为群众书写春联,图二是1986年春节前,新华书店在街头售卖年画的热闹场景。



图一



图二

# “生态安康·秀水之歌”

—摄影暨美文大赛参赛作品展

湿地之晨



陈善快 摄

冬日汉江



唐正飞 摄



莲花飞瀑

汪龙涛 摄

# 砍柴路上

□ 唐小明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,生活很是清苦,“一天两顿稀”,每到周末,我妈总是半夜起来烙面饼。凌晨三四点我们睡得正香,我妈摇醒我和二弟:“吃馍了。”睡眼朦胧中吃了一小块,我说:“少吃点,留到中午当干粮。”

凌晨四点,明月高挂,我爸背着架子车,我扛着车轱辘,老二背着干粮和柴刀,父子三人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行走。走了一里地,我说肩膀受不了了,我爸说:“三天的肩膀两天的腿,习惯就好了。”看着老爸负重蹒跚的脚步,看着二弟瘦小的身影,15岁的我咬紧牙关,数着前面的影子一步一步往上爬。铁杠往肩膀肉里钻,比针扎还难受。爬了3公里山路,终于上了柏油路,父亲在中间推,我和二弟一边一个轱辘往上推。劲使大了车子往右偏,我说:“不要使拐。”劲使小了车子往左偏,我爸说:“不要偷懒。”一边推车一边数着天上的星星,二弟一边推一边打瞌睡。

早晨7点,天蒙蒙亮,我们到了恒紫路19公里柴场。浑身湿透的我,坐在石块上休息一会儿,山风像刀子吹得透心凉。正想找地缝进去取暖时,我爸说:“抓紧砍柴,活动热了就不冷了。”二弟负责看车和干粮,我和老爹下山拾柴。钻进山林里看不见天,树挡住风也不冷了,我们满坡找枯枝和干柴。当我来到山底一户山里人家,一个十七八岁的傻女一丝不挂的站在院子里,我的眼前一团白,我爸说:“傻女有啥看的,娃儿不能看,看了晚上要做噩梦,赶紧砍柴。”我一边走路还扭过头,被父亲骂:“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。”

捡了半天,终于可以吃午饭了,我们到山脚下刘家才娃家搭伙。山里人厚道,端了一碗玉米汤,我拿筷子一搅,碗底有四五块大腊肉。我狼吞虎咽,吃完了也不知啥味道,直到现在我还在吃大块腊肉。吃完饭烤火,刘家才娃她爹是个红眼子,满眼睛眼屎,倒是才娃他姐她妹长得好看,眼睛大屁股大。她妹大眼睛盯着我看,看得我不好意思低下了头,暗自思忖:山里女人屁股这么大咋上山干活。烟子在屋里熏着,熏得屋顶漆黑一片,火苗在火盆里跳跃。才娃她妹的手在烤火时是那么白,原来女人的手也是这么好看,我的心咚咚直跳。沉浸在少年的遐想里,父亲问:“烤够没有,赶紧把柴弄上山。”我说再烤会儿“再烤就得走夜路。”我们把十几捆柴终于搬上了山顶装上了架子车,十九公里的路有四公里上坡路。父亲把绳子套在肩膀上像弓一样的往前拉,我和二弟搬着屁股在后面推,父亲喊着号子,脚下稍一打滑车子就往后倒,父亲大骂:“你们两个小的想要我的老命!”于是我们用头顶着柴车,有屁夹着也不敢放。四公里的上坡山路,每一步我现在都记得很清楚!

到了十五公里的山梁子,开始走十四公里下坡路,父亲说:“下坡路好走,你来拉一段。”我第一次拉起了柴车,下坡惯性大,两条胳膊是方向,两条腿是刹车。里侧是山坡,外面是百米悬崖,我尽量往里靠着走,父亲和二弟在车后休息起来。突然一个大下坡,车越跑越快,我用肩膀抬着架子车也刹不住。左边是悬崖,我急中生智,车把向右边一个缓坡打去,“怦”的一声车翻倒在坡上,父亲和二弟都倒在地上,柴散落一地。父亲没有骂我,只是默默地把柴又装在车上。他说:“娃你坐在车后,我来拉。坐着父亲拉的车,我在车上呼呼地睡着了!”

年近五旬我故地重游,父亲也不在了,也没有刘家姐妹的信息,但山场山景依然在,站在山梁上我思绪万千,虽然人生没有大的成就,但平平安安也是福,只是叹息人生苦短,老得太快!

私人档案